

學 文 人 黑

著 溪 昌 楊



幹 主 璧 家 趙
種 八 十 七 第 書 叢 角 一
版 出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黑人文學

楊昌溪著



趙家驛選集

一角叢書第卅八種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一九三三，十二，一 付排

一九三三，十二，二十 初版

1—————3000

一 實
角 價

所 版
有 權

(一) 黑人的詩歌

(上)

美國的尼格羅 (Negro) 人是世界上最被壓迫的民族，在過去百餘年間非惟他們的祖國亞非利加洲被帝國主義者分割，而且幾乎全民族都成了一種主人所有的奴隸。雖然他們在白種人的淫威下轉側，但爲了智識缺乏的關係，他們只得馴服地爲主人的淫威而日夜勞苦工作；他們感覺到白人是上帝特別生出來壓迫他們的特權階級；他們認定自己的痛苦是命運的驅使；因此在悠長的奴隸制中沒有團集

的反抗和控訴。

但是人類終是有智慧和感情的動物，對於一切所給予的刺激，也自然的發生一種反應。黑人在奴隸制度下還有他獨特的感情存在，因此，在一定的時期內他們底感應也會強烈的發出。雖然林肯在形式上給了黑奴們以偉大的自由，雖然在美國白人統治底教育下，有許多黑人已成了順民，但大多數的黑人仍要爲工錢而做奴隸，而受痛苦。所以，尼格羅工人的痛苦比未解放前並不會如何的減輕，只有虐待的事是一年比一年減少罷了。

在這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都在亟謀解放的時代，在奴隸制下脫逃出來而會匍匐在苦力下的尼格羅工人底痛苦，

自然是比白人強烈得多了。所以，在他們底勞動歌中已經很尖銳的表現着他們底反抗，和那民族出發底革命。

在過去一些年代中，黑奴們的民族意識早在奴隸生活中消磨盡了。更兼以美國人利用基督教來麻醉他們，所以，當他們在人間獲得了無上的痛苦，而沒有安慰和解放時，他們不得不皈依在神的迷信上，不得不祈禱着早日脫離人間一切底桎梏和痛苦而希望飛昇到理想的天堂。在工作時他們在歌中幻想着天堂而想忘去當前的痛苦。便這樣幻想的唱着：

我要去到天堂，

坐在天使的座上；

我要去到天堂，

吃那天使吃的珍饈。

○ ○

當我去到天堂，

得了安適舒暢，

我同我的上帝，

可以隨心欲望。

其實他們並不是真實的信仰上帝，這種基督教的麻醉劑是美國人利用來緩和他們的反抗心，而實際呢，在尼格羅人的心理中，宗教也不過是一種幻想，目的是想擺脫苦工底枷鎖和空腹睡着底危險；因為在世界上他們得不到自

由，他們沒有安適的可能，唯一的不致餓死的妙計，便是拚命的工作。所以在一切對於人和神的皈依都失掉了信仰之後，只有如此的唱着：

這是我長長的幹着這勾當的原因，

呵！這是我長長的幹着這勾當的原因，

呵！上帝！這教我長長的幹着這勾當的原因，

—— 爲着熱的火鷄和強烈的咖啡。

熱的火鷄和強烈的咖啡，

是呀！上帝！熱的火鷄和強烈的咖啡，

呵上帝！這便是我長長的幹着這勾當的原因。

而他們實際却知道痛苦沒有止息，生活的壓迫愈加

強烈；對於神的皈依不過是在教堂內牧師說教時墜入靈幻中刹那的慰藉，一出了教堂便又回復了醜惡的世界。所以，尼格羅人近來對於宗教已失掉了信仰，早日以作牧師和傳道爲生活的黑人，近年來已逐漸的減少，每五百三十四人中只有一個了，學校中研究神學和求神學學位及入教會的人均比較逐年的減少了。這雖然不完全是他們自覺的表現，但神的虛幻對於他們的壓迫，沒有解放的可能性是在每個黑人底心中爲着白人的壓迫而體驗到了。所以他們在工作時如此的唱道：

我對我的監工說：

我的雙腳冰冷。

「上帝懲罰你的脚，

快把車輪轉動。」

監工，監工，老班思不拖了。

「上帝懲罰他的靈魂，

把駕輓放在牛底頸項上。」

監工，監工，軌道變濕了。

「把她向右開，

黑孩子，等到夕陽落下時。」

監工，監工，你能不能說，

軌道是像地獄一樣的悲慘而冷絕！

雖然他們這樣的吟咏着主人的壓迫，對於成天成日的

在卑濕冷絕的軌道上搖着機器是地獄都不如，但終於還是爲生活而勞苦；但是從白人的豪富生活與他們自己奴隸生活的倆倆相比中，才知白人和黑人底生活是有天淵的區別。因爲：

太太住在高樓大廈中，

保姆住在後庭內，

太太握着伊的白手玩，

保姆拚命的工作不休。

○ ○

主人們始終是騎馬，

黑奴們繞着他而工作不絕，

主人們在白天睡覺，

黑奴們在地底下挖掘。

這便是黑人由實生活中體驗到白人住宅的舒適，生活的優裕，出入的闊綽；把這些事實來與黑奴們所享受的一切生活比較，很覺得黑人似乎是應該永遠做苦工似的。然而他們却只有在內心感到不平，却未曾有怎樣反抗的思想。

黑奴的使用大半在南美的農業區域，在工業盛行的區域，黑人的使用是比較的少。雖然在解放後沒有形式上奴隸的名稱，但其痛苦也還是等於奴隸一樣的。而所有的操勞正如他們的歌中所示：

帶着裝烏糞的角兒在工人羣衆中工作，
我有生以來却未曾幹過如此強烈的工作，
孩子，孩子。

○ ○

片時後我舞動着我的鋤頭，
我看見那領隊的尼格羅，
孩子，孩子。

○ ○

把我揀起的烏糞完全裝好，
決未曾爲他事而停止，
甚至你病了，孩子，孩子。

○ ○

白人穿着漿熨好的襯衫坐在蔭處，

上帝曾經生下了最懶的人，

孩子，孩子。

這不得不由一切整日勞苦的工作而對主人的舒適加以懷疑了，由一切實生活的體驗，他們覺得白種的富人上帝生下來的最懶惰的人，而他們是上帝生下來的水遠勞苦的奴隸。皈依虛幻的上帝是無補於實際，而且上帝為他們的清了白人和黑人的實證，使他們覺得上帝是不可信託皈依的了。

但是，雖然他們覺得：「尼格羅奴隸栽棉花，尼格羅

奴隸摘棉花，白人們滿囊的錢，尼格羅沒有一札。『純粹是血汗的剝削，非惟白人們只是剝奪他們的利益，而且他們最低的生活也不能用整日的苦工換來，但他們終久沒有出路，在感覺到：『從四點鐘起來工作到黑，我是個工錢的奴隸。上帝，沒有別的希望，只是一月十二次發薪的餽餐』。有時也只有用『我要死掉，上帝，不再爲主人的所有』的呼聲作爲唯一的歸宿。所以在工作疲勞而欲死去時，雖然上帝是騙人的東西，但他們的苦楚在人間沒有安放，只有希望：

可愛的車子搖搖的低下，

牠是來帶我回家，

可愛的車子搖搖的低下，

牠是來帶我回家。……

呵，可愛的車子搖搖的低下，

牠是來帶我回家。

○ ○

憑我的能力我端詳了迦南。

在我的後面有一隊天使，

他們是來帶我回家……

告訴我一切的朋友我是去了，

他們是來帶我回家。……

愚盲的夢想着迦南，把他們自己比作在埃及受難的以

色列民族，夢想着上帝已爲他們黑奴揀選了肥沃的迦南來作爲選民的居留地，但是終於還是在勞苦絕倫的工作下輾轉，永遠的成爲約翰亨利（John Henry）型的工人。

約翰亨利式的工人是美國人贊美的工人型，他們常常把這個模範來號召黑人，獎勵工人要把約翰亨利當作模範工人。在經過許多年代奴隸制壓迫下淘溶出來的黑人，在經過美國資本家的文化和文明泡浸出來的黑人，在沒有得着出路以前，在歌頌約翰亨利歌聲中，也只有探尋着一點悲傷的調子。所以，在黑人的詩歌中，很有幾十首是描寫約翰亨利的故事；有些是短短的幾句，有些是長長的幾節；有些說他是一個鐵路工人，有些說他是個打鋼鐵工